

饒宗頤

二十世紀學術文集

饒宗頤自題



饒宗頤

二十世紀學術文集

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 = Collected Works of Jao Tsung-I
/ 饒宗頤作；《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》編輯委員會主
編。-- 初版。-- 臺北市：新文豐，民 92

冊； 公分

ISBN 957-17-1988-9（全套：精裝）

1. 學術思想—中國—叢書

112.08

92016820

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

Collected Works of Jao Tsung-I

第十八冊 十三卷

藝術（上）

全二十冊

作 者	饒宗頤
主 編	《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》編輯委員會
執行編輯	單周堯 何廣棧 鄧偉雄 蘇芳玉
責任校對	鄧偉雄
美術設計	雷雨
	柏羽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發行人	高本釗
發行及	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印刷所	臺北市雙園街 96 號
	TEL: (02) 23088624
	(02) 23415293-4
	FAX: (02) 23023870
	(02) 23568076
	網址: www.swfc.com.tw
	E-mail: sales@swfc.com.tw
登記證	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第 0649 號
初 版	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月
定 價	新臺幣 32,000 元
版權所有	翻印必究（如有破損 歡迎退換）

ISBN 957-17-1988-9 08000000（全套：精裝）

08000018（精：第 18 冊）

卷十三 藝術 目錄

書學叢論／一

畫顓新編／一六三

遠東學院藏唐宋墓誌目／六二九

黃公望及《富春山居圖》／八四五

供春壺考略／九五九

明遺民書畫初論／九七七

八大山人畫說／一〇六九

虛白齋藏書畫解題／一二六七

選堂書畫題跋集／一三一九

書學叢論

焦客出來山
草雨
與舟遙去水
生風

道全

印

印

目錄

- 楚帛書之書法藝術／五
馬王堆帛書藝術序／七
由懸泉置漢代紙帛法書名跡談早期敦煌書家／九
漢天壽二年甕文跋／一四
晉朱書墓券跋／一八
關於《平復帖》／二〇
泛論三國碑刻書法／二三
天發神讖碑跋／三六
敦煌寫卷之書法／三七
東魏武定元年造像碑跋／六八
梁庾元威論《說文解字》及書之怪奇陋習／六九
劉蛻自撰母姚夫人權葬石表題後／七五
張彥遠及其書法理論／七六
關於中國書法的二三問題／八〇
關於《青天歌》作者／九一

韓刻宋拓群玉堂帖懷素千文——

附黃山谷松風閣卷跋向氏即向冰考／九六

書法藝術的形象性與韻律性／一〇九

題耶律楚材書《平淮西碑》長卷／一二七

《甲骨文與書法藝術》序／一二八

悲庵印譜序／一二一

悼西川寧先生／一二三

論書十要／一二四

題劉海粟書散氏盤卷／一二六

題簡琴齋書展／一二七

丁衍庸印存序／一二八

陳語山篆刻原鈐題辭／一二九

《選堂書楹聯初集》小引／一三〇

自臨碑帖五種後記／一三一

早期中日書法之關係／一三三

附 饒宗頤教授對劉正成談古文字與書法／一三七

楚帛書之書法藝術

胡小石《齊吉金表》論金文字體有四派，「其三爲齊派，其四爲楚派，兩者皆出於殷。用筆纖勁而多長。結體則多縱勢。所異者：齊書寬博，其季也，筆尙率直而流爲精嚴；楚書流麗，其季也，筆多冤屈而流爲奇詭」。又其《古文變遷論》稱：「古文有方筆圓筆，圓筆大抵溫厚圓轉，或取縱勢，或取衡勢。齊楚二派，各極其變。宣厲以來，始盛圓筆，略當于許氏所謂大篆；小篆則爲秦書。」胡氏二文，作于一九三三、三四之間。其時古器物出土爲數甚少，且多限於銅器銘文，粗作觀察。所論不免於偏，未能盡符事實。今楚地出土鐘磬竹簡帛書，文字資料之豐富，爲曠古所未有。其實楚人書法，縱勢衡勢，無不具備。曾侯乙墓鐘銘字體作長方形而盤曲奇詭，蔡侯鐘更加瘦長，奇古益甚，皆取縱勢。若信陽、望山竹簡，則較爲整飭，結構扁平，唯橫畫多欹斜，則取衡勢。縱勢近篆，而衡勢近隸，此其大較也。

楚帛書爲整篇長文，共有九百餘字。漢初長沙馬王堆帛書《相馬經》長文可與媲美。《相馬經》結體細長，波磔極度誇張，如急之作急，見之作見，開漢簡之先路。帛書則行款整齊，行與行之間，字與字之間，疏隔距離，頗爲勻稱，具見出於苦心經營，構成筆陣。顆顆明珠，行行朗玉，頗異寫經之繇密；但疏朗有緻，分段處以□號開之。戰國時長篇鈔寫形制，規模可見。

帛書結體，在篆、隸之間，形體爲古文，而行筆則開隸勢，所有橫筆，微帶波挑，收筆往往稍下垂，信陽竹簡亦然。漢代篆書仍存此法，如袁安碑五字作, 袁敞碑二字作, 開母廟石闕一字作, 少室石闕三字作, 皆可溯其來歷，實爲楚風，特漢篆更加誇張耳。

帛書橫畫起筆，多先作一縱點，然後接寫橫筆。此法在吳天發神識碑亦擅用之。如（上）（下）等字皆是。帛書通篇以此取態，起筆重而住垂縮，橫畫故意不平不直，而挺勁秀峻。從放大十二倍之真跡照片中，倍見結體運筆之美妙精絕，令人神觀飛越，恍與荊楚書家如獲親炙，呼吸相通。不似漢刻、唐拓，非出自手筆，徒有霧裏看花之感，所可同日而語。

張懷瓘《六體書論》稱：「隸書程邈所造，字皆真正，故曰真書。」按分隸之興，非自秦始，此特指秦隸耳。今觀楚帛書已全作隸勢，結體扁衡，而分勢開張，刻意波發，實開後漢中郎分法之先河，孰謂隸書始於程邈哉？惟帛書用圓筆而不用方，以圓筆而取衡勢，體隸而筆篆也；若吳天璽碑則作方筆，以方筆而取縱勢，體篆而筆近隸也。此爲二者之異趣。至於行筆之起訖，則有其共通之處。姚鼐跋夏承碑，謂「隸書有三種，一爲未有波磔者，一爲波磔興而未有懸針體，一爲晉以來師法羲獻有懸針、垂露之別者」楚帛書用筆渾圓，無所謂懸針，而起訖重輕，藏鋒抽穎，風力危峭，於此可悟隸勢寫法之所祖。

胡小石論八分佔極長時間，「隸書既成，增加波磔，以增華飾，則爲八分。」又云：「今人作書，亦能避去撇捺之筆，在唐，虞褚齊名，虞書內撇，分勢少；褚書外拓，分勢多。」楚帛書亦傾向於外拓，分勢特多，具有褚之神理，體爲古文，其實即當日之真書，真書由八分變來，亦帶波挑，由帛書可追尋分勢之所始，足爲書史提供嶄新資料，沉出於寫本真跡，不更可寶貴也耶？！

馬王堆帛書藝術序

漢初高祖、孝文之際，爲書體篆、隸蛻變之關鍵時期。陳君松長此書，分析軹侯墓出土文書爲三大類：篆形而隸勢，一也；古隸舊貌，二也；漢隸新型，三也。譬之草木，區以別矣。所論可謂扼要。然篆實有二類：筆畫圓渾者爲玉筋，落筆重而收筆縮小者爲懸針。懸針一體，侯馬盟書與楚帛書爲其所自出，則全不見於馬王堆，蓋楚人書風發展另有他途，非此之所及者。故軹侯墓書體，一言以蔽之，純以隸勢爲主力，殆所謂八分是矣。

舊說八分肇於王次仲，次仲年代有嬴秦及東漢二說，而次仲其人，亦有上谷人、上谷太守二說，後者似爲前說之增飾遞變。世傳次仲當始皇時，變倉頡舊文爲今之隸書，飾以波勢，因有雙翩衝天之神話。上谷地在居庸，《魏土地記》云：「沮陽城有大翩、小翩山，高巒截雲，雙阜共秀。」正狀其八分書張翩之勢，酈道元載入《灤水注》，張懷瓘《書斷》言之備矣。

向來書論家無不重視八分，以爲非此莫由增長書之體勢。傳《衛夫人筆陣圖》云：「凶險可畏如八分，郁拔縱橫如古隸。」斯二體者，皆可於本書求之。又云：「草書復須篆勢八分古隸相雜。」「八分更有一波謂之草尾波。」此即習見「也」字、「人」字諸字體。《筆陣圖》又云：「夫其先須引八分、章草入隸字中，發人意氣。」隸必雜用分、草，馬王堆筆陣正可探索其中消息，足以追尋書勢脈絡，

八分爲書道鈐鍵，於此可思過半矣。

本書所謂古隸，誠不愧郁拔縱橫，《春秋事語》與《老子》甲本自爲一型，以肥鈍圓拙之筆，表欹側錯落之姿。《縱橫家書》又是一路，則橫畫伸長，略帶震顫，近《石門頌》而寬綽有餘，宛然西漢氣度。至所謂謹嚴之漢隸體，可以《周易》、《相馬經》爲准繩，扁平、淳蓄而平穩，成熟定型，可謂八分之章程書。《書斷》「八分」項下云：「楷隸初制，大範幾同」，「時人用寫篇章，或寫法令，亦謂之章程書，故梁鵠云鍾繇善章程書是也。」雲夢秦簡即寫法令者，已爲秦隸之章程書樹立楷模。馬王堆《老子》、《周易》則書寫篇章，亦應屬之章程書，開鍾繇之先路，可謂儒、道書之寫經體，與十六國以降敦煌所出釋道之寫經體，足以後先媲美。

長沙素爲書學重鎮，草聖懷素之故鄉，李北海《嶽麓寺碑》，原石巍然，俯視百代，今又出土大量漢初經典真跡，書林瓊寶，衣被天下。余何幸兩度蒞臨是邦，獲覩遺物，欣有宿緣。得君此編，更加嘆絕，誠墨瀾之梯山，法書之關捩，胎格韻流，取則不遠，大有裨於書學。用不辭荒陋，爲綴數言，聊作嚆引。

丙子端陽於香港

由懸泉置漢代紙帛法書名跡談早期敦煌書家

懸泉置遺址在敦煌市與安西縣交界，現屬敦煌市五埧鄉所轄，西去敦煌市（沙洲）六十公里。處戈壁高地，與三危山爲鄰，與疏勒河區漢長城烽燧相望。懸泉水自其東南深谷崖壁流出。此地漢武時名懸泉亭，昭帝改稱懸泉置。置爲漢驛站之專名，東漢末稱懸泉郵，唐後改名曰驛。懸泉置遺址面積共二萬二千五百平方公尺。《元和郡縣圖志》四十敦煌縣下云：

懸泉水在縣東一百三十里，出龍勒山腹。漢將李廣利伐大宛還，士眾渴乏，引佩刀刺山，飛泉涌出，即此也。

故又名貳師泉。（敦煌寫卷 P·四七九二）唐張侔有《貳師泉賦》，其句云：「刺崖而霹靂，隨刀勢而流泉。……三危震而啜啜，泉水蕩而潺潺。」（P·二七一二）蓋記實也。今名其水曰吊吊水、甜水井子。

自一九九〇年冬至一九九一年夏秋兩次發掘，出土器物二六五〇餘件，簡牘文書約二五〇〇〇枚，年代從西漢武帝太始三年訖東漢永元十三年（一〇一），可謂大量丰收，所獲與居延簡可相伯仲。

其中最令人矚目者爲四件寫有漢字之麻質紙，字體大概爲草隸，其中一件殘存三十字，筆畫清晰，瘦朗有力，體勢寬博，疏宕勻整，影本見《中國書法》一九九二年第二期。馬嘯有文介紹，稱之爲「王莽殘紙」。但據文物研究所李均明兄云：應爲魏時物，因其字體已大異章草，接近楷書，與鍾繇之《荐季直表》諸帖最爲接近，不可能是西漢書體。

另有二件被認爲是漢宣帝時的信札，均寫于縑帛上，最能引起人們興趣，影本均見上舉《中國書法》同期。兩帖尺幅約近現行十六開稿紙。其一是名「元」者致「子方」函件，共十行，總其三百二十一字，行筆渾圓，體扁平，捺處拖長，作蠶頭雁尾狀，意在篆隸之間，古意盎然。另一件爲名「建」者致「中公夫人」信，微有殘損，仍殘存一百七十五字，筆力勁健，捺、勾及豎筆均誇張作勢，與習見敦煌簡無大異，間有細筆輕重交錯，倍見風神，精妙絕倫，信法書之佳品也。元致子方一札，編號是90 DXT 108 ③，尺寸爲三五×一五公分，帛作黃色。關西大學大庭脩主編之《漢簡研究的現狀和展望》有較佳影片，惜因上下折摺存放，歷久墨跡互滲，呈現漬痕，全札釋文見該書頁一四九，可以參看。內有云：「敦煌乏沓。子方所知也，元不自外，愿子方幸爲元買沓一兩、絹韋長尺二寸，筆五枚。」又云：「沓欲得其厚可以步行者。子方知元數煩憂難准爲沓，幸甚。」又云：「子方足下所幸爲買沓者，愿以屬先來吏，使得及事，幸甚。」對于買沓一事，再三叮囑。沓或即錯。《漢書·外戚傳》：「皆銅沓黃金涂，謂以銅冒門限。」《說文》：「錯，以金有所冒也。」左昭二十五年傳：「季郈之雞斗，季氏介其雞，郈氏爲之金距。」服虔注：「以金錯距也。」謂以金屬冒著于雞之腳爪以爲假距，故季氏之雞敗。元託子方所購之沓厚可以步行者，殆指銅片或革可裹履之物。（《說文》：「搭，一曰韋韜也。」朱駿聲云：「搭……以革爲之，其以金者爲錯，今蘇俗謂之鍼裏。」沓亦可借爲搭。）

上述三件，皆書札之類。《漢書·陳遵傳》稱其善書，與人尺牘，主皆藏去以爲榮。《魏志》：胡昭善尺牘，動見模楷。今均不可見。此三札雖非出自名家，但稍存漢人風范，殊爲可珍。所傳「新莽麻紙」殘跡，結句「□恐惶恐白」其上人名惜已殘損，雖寥寥不滿三十字，而行氣疏落，結體安詳，峭絕之氣，閑雅之容，倜儻朴茂，非晉人所能望其項背，書法價值最高。說者謂東漢只有王稚子闕一二作品具有明顯的楷書意味，此紙出土，舊說鍾繇爲正書之祖（《宣和書譜》）一說不攻自破（馬嘯語）。至于黃色麻質紙出現之早，更不待論。」《御覽》六〇五引《桓玄僞事》云：「今諸用簡者皆以黃紙代之。」此則爲更前之黃紙，即傳咸《紙賦》所云「造紙以當策」者。頃持與高昌寺院所出神璽三年（三九七）《法華經·普門品》殘紙卷末張施題記相比較，張書肆意縱橫狂放，筆較肥厚，是行押書，已失楷書軌則。題識言「于冥安縣中寫訖」，冥安即漢敦煌郡之冥安縣，《漢書·地理志》：「冥安，南籍端水出南羌中，西北入其澤，溉民田。」應劭曰：「冥水出北入其澤。」籍端水即冥水，縣以冥水得名。張施寫于冥安，則此紙雖出土于高昌，應視爲敦煌產，張施或亦敦煌郡人矣。

敦煌自東漢末至晉，書家輩出，張芝、索靖尤爲著聞。張芝爲張奐長子。《後漢書》六十五張奐傳云：「長子芝，字伯英，最知名，芝及弟昶字文舒，并善草書，至今稱之。」李賢注引王愔《文字志》稱其「臨池學書，水爲之黑，下筆則爲楷則。」敦煌古跡有張芝墨池，《沙州都督府圖經》云：

張芝墨池，在縣東北一里，效谷府東南五十步。……于此學書，其池盡墨。書絕世，天下名傳。因王羲之《韻書論》云：「臨池學書，池水盡黑，好之絕倫，吾弗及也。」又艸書出自張芝，時人謂之「草」聖。其池年代既遠，并磨滅。古老相傳，池在前件所。……至〔開元〕四年六月，

敦煌縣令趙智本到任，……尋諸古典，委張芝、索靖俱是敦煌人，各檢古跡，具知處所，其年九月，拓上件池中得一石硯，長二尺，闊一尺五寸。乃勸諸張族一十八代孫張仁會……張履古等，令修葺墨池，中立廟及張芝容。

墨池張氏在敦煌名族中地位甚高，人才輩出。張施疑亦其族人。芝父奐乃敦煌郡淵泉縣人（據錢大昕說），拜武威太守，歿后武威多爲立祠。其后裔繁殖多處。墨池于開元時合張姓閱閱多人重修。李翔《涉道詩》有《秋日過龍興寺觀墨池詩》（P·三八六六），知墨池近于龍興寺。至《圖經》引王羲之《顰書論》亦見于S·三二八七、S·二二四諸號寫卷，其中「吾比之鍾、張，鍾當抗行，或謂過之，張草猶當雁行」等句，即孫過庭《書譜》之所引者，人所共知。懸泉黃麻紙之法書近鍾一路，恨書者名缺，無由知其名氏。至顰即皤字。《集韻》八戈：「顰，老兒。」又皤、顰下云：「說文：老人白也。引易賁如皤如，或從頁。」「顰書」者，謂老耽書法，即《書譜》「人書俱老」之義。

此兩幅帛書，一署名元，一署名建，而缺其姓。元致子方書，按子方一名，漢代人常用之，《急就篇》有鄭子方，敦煌帛書有魚澤候守丞王子方（T, VIII. ii, oola）札中言「愿子方幸爲刻御史十公印一枚」，則子方乃篆刻家。

古代書者姓名，邈不可考。今從上舉資料，張芝、索靖之外，得知有□元、□建及張施諸人，皆敦煌地區書家，足爲漢晉書法史增入珍貴資料，不可不記。《三輔決錄》云：「趙襲字元嗣爲燉煌太守，……襲與羅暉亦能草，頗自矜誇，故張伯英與襲同郡。」敦煌書學之盛，于此可見，西陲所出簡

帛紙和書牘，正其見證矣。

《出土文獻研究》第四輯，中華書局，一九九八